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武

辯侵伐論一首 伐國論一首

守在四夷論一首 戰論一首

守論一首 二陣圖論一首

將畧論一首 倒戈論一首

辯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
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
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饜

集作

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股

一作私又

作傷又

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

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
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

集作以

用其人一曰義

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

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詞

集作辭

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命

集作

徵

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

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

集無也字

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

之而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

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

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

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為一國之所奉授

集作

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分美之色蠱惑

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

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

褒姒是也史蘇所謂

集作言之

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

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姊

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

符堅於五將山敗滅

梁武取東昏

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於

集作必

殞身此其

集作皆

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

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為政禍亂遂集作乃相

尋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

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守在四夷論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

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

四夷自守其身宜知自守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

之大旨

山文粹
作凡

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

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

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

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

一作
曜

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

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

一無
親字

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

大道淪

一作
論

非道昌

一作
是

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

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
以白及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聾國人之攻
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
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及則懼而
思守也聆巧言則甘一作悅而思受也聽擊鼓則警而思
備也遇秘隱則情而思迷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讐也見
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
和一作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

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
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
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
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
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悖悖
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
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
捨正直而近刑人

一作而是
用刑臣

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

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

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

二字川文粹作攻而亡

故

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

一有自為犬戎以二字

為犬戎

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因頻舉偽烽嗷嗷天

下空於杼柚

英華作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

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

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

並興生人滅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

一作有

窺覲可謂四

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

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一作務四夷自守曾

不防戎夷一作狄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

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

盡一作不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

文字以附簡書一作編之闕一作皆唐文粹

戰論并序

杜牧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

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峇音薛互結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夫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一作良

弓健馬無有也卒

切族忽

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

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

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石護疆

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

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

一作沿

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

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

英華作兵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呼膾脰

一作脰

徹於帝

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剝吳越荆楚之饒以啖

戍兵一作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

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

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

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

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

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一作馬利弱

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

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

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
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
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
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
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
完一作宮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
我一作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
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眎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

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搗

一作憚

之至如鐘然

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

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

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

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察天下乾耗四歲然後

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

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

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
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
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
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大傳於士大夫非
偶一有言字而已 一作皆唐文粹集本並同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刼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
束兵自守反脩大厯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

臣文粹作
逆革

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鈍含弘混貸煦育

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厯筭周思以為宿謀

方且崑崖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

知乎其俟蹇頓顛傾

集作
顛

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

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

文粹
作以

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

奔為寇伺吾人之憔悴

文粹作
顯頽

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

文粹無
其字

朋伍羅絡郡國將孩乳

文粹作
駭亂

吾民於掌股之

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
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
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
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文粹作佛
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厯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
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厯貞元之間適以
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
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

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削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

文粹作倡新唐書藩鎮傳

作同日而起

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効者

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

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厯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此文粹作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厯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二陣圖論

王 叡

炙穀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
用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
放牧野終懼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
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
順武不違敵蓋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
征本惟靖難且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
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相武臣在俊
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為將二畧兼濟則可

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為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扇而為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牆塹寇盜衝擊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況有兵而無

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有奇正而無
權變起自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一百字詞
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剪孫吳韓項並由斯
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雖君
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八陣只言或合而為
一或離而為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不顯天衡地軸衝
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初畫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
變之源燭火助陽自忘短絆庶幾英傑觀之稍裨焉

將畧論

矣穀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
遂斬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
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玦負櫜劍近代
文儒耻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克人今以翠華去
鄴鎬黃屋軫堯心率土之濱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
將畧矣且自罹亂以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
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

凌弱以衆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
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陰
侯與漢高祖論絳灌以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
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畧尚如
此況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以左傳
玉雖多剛勇終曰無禮是以王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
故不能將一二萬人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
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操我之所

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

難誘也

從襲不及

難陷也

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

蟄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
大隙而擊之因變竒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兵法曰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
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
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
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

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伯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卒理湏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
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然求勝由聚卵以擊山驅羊

而鬪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宜開英鑒審將
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大業庶幾可立夫宰制山
河剗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
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初蜀決沉機三二策
據成鼎峙英雄之大畧將帥之宏規也安危之機存亡
之要審諸將畧可見徵焉

倒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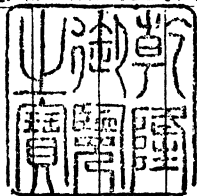
楊 夔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

事惑焉以武王之聖有望且之輔臧獨夫紂旌其功於
一時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絕知
禁中古朴赭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
散而巧巧之變萬詐生焉則內荏外剛之心詎革於干
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
闕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溫定襄
王於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
綴旒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

以無備而亡我太宗究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胸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有準洎林甫即明皇既安之日隨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獸心為國禍本其為黷亂國常褻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菟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斷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

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四
六

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鈞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賢臣

三名臣論一首

三賢論一首

諫臣論一首

近代良相論一首

春秋無賢臣論一首

二賢論一首

三名臣論

管樂諸善

李 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

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跡可見夫

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於

再三問者固

二字亦作固請

不得已

川文粹有而字

應之曰豈易言乎

豈易言乎夫目

一無目字

小者不足以論大體

一無體字

近者不

足以量遠奈何泛議大賢能制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

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

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

之間與耳

一作

問者曰何為

一作謂

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

川文粹作功興周定王

功

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

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

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

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衄於二城之

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

一作奔

亡子獨推

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莫

一作其

有說耶翰應

之曰子之所問

一作聞

者未與

一作未

語功則信焉

一作然

語

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

就然後可以以一字無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川文粹作

道非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邀一作功事

讐一作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

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

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

主閣而國理一作治兵弱而隣疆一作疆隣畏服功大而本朝

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俟一作使中原

克一作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稷言過其實不

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

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一作從之以

德牧一作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

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弘一作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

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遜燕之

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

昔之事燕昭王

一作昔日
之事燕王

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

歲之後尚不敢侵其僕隸而況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遁

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

諸二子不亦優乎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

所制安可

川文粹
作敢

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

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

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迺大喜向使魏人

用之則漢師不敢

川文粹
作果

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

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
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王之德負經遠之才
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
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畧以康濟為己任進逢國難謀
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年止終身一作命止
年一作位官位一作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
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離一作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
觀之斷可知矣問者嘆息而退 一作皆唐文粹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
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能自
辯況察者未之究耳一作手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
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
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顛顛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
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
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

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

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畧避叔曰元之志行

當以道紀

一作純

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

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

一作感

一物不得

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

之深蕭之志及

新唐書作易

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

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極

一作巫

獎能一作

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

川文粹作友朋

之急

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為一作王者

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

不稱是無樂也一無此四字于一作於是作破陣樂詞一有是樂也三

字協唐書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

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唐書作禮易書

詩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一作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

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煩一作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

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

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脩以迄於今志未就

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

唐書作位瞻

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

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叅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

百鍊之鋼

川文粹作銅

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

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

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以為人師矣學

廣而不偏

一無偏字

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

至當以律度百代為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

一作絕

孤厲不可謂不知一有者字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

清河張惟一時佐庶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

英華作自洛陽還莒五字

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

且曰蕭贇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一有亦字

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

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一作人矣每見魯山

則終日歎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

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

川文粹作賢

士曰使

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

端重寡言河間邗宇紹宗深明持

川文粹作特

操字弟宙次

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萼伯

高含大雅之素

一作業

萼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

惟岳謨

一作謀

道沉遠廉靜梁國喬潭

一作潭非

德源昂昂有

古風弘農楊椽

一作極

士膚

一作扶

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

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

也劉在京下嘗寢疹

一作疾

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

寐顧謂賓從曰柄

唐書作挺一作挺

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

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

一作終

日忘返退而嘆曰

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高恨言理少

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邁直一作

朗邁真直

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

一作叔

堅明冲

一作

粹范陽盧虛舟幼直

一作真

質方而清穎川陳儻言

士然談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廉

不器行古之人一作道渤海高過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

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常述脩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

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締

卿有詞舉幹一作詞舉標幹天水趙驛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

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同一作周會稽

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河

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一作幾名重當時

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畧維之履道體仁

有畧族弟邈季選溫其如玉中山劉頴士端疎明簡暢

頴川韓極

極一作

佐玄元

一作

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

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頴川陳晉正卿深於

詩書天水尹徽

徽一作

之誠明貫百家之言皆是厚於蕭

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郭父友

一作故舊

與茂挺少相知顏

與陸攄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驎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

之顏蕭文

之一作

交殷寅源衍陸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

魯山終于

於一作

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沒

于汝南今無一作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

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
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
云 一作皆唐文粹

諫通鑑
作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良善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色

館本作喜

居於位

五年矣視其德如在

集有草字

野彼豈以富貴易移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

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蜀本有以字

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

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為

集作高

不事

蜀本有上字

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

則而尤之

古本無之字

不終

袁本注作絕

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

趙德本作陽子寔一介之夫

陽子

抗本無此二字

在此位不為不久矣聞天

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之待之不為不加

集作知

矣

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忽焉不加喜戚于

集作於

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

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

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

集疊言字

乎

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
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
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
之祿秩秩集作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其
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

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

原本作茲

所謂惑者矣入則

諫其君出不使人知

一有之字

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

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

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

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

下而信

集作伸

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

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

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

杭本作其咎

之也或

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

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

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

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

閔本作不以

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

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素本作孔

席不暇暖而
墨突不得黔

彼二聖一賢者豈不以

集作知

自安逸

集作佚

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

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自補其不足者也

集有也字

耳目

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

身得安焉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

且陽子之不賢則將獨

集無獨字

役於賢

集作身

以奉其上也

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

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

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聽

集作于德

而費於辭乎好盡

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

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脩其

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

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多盡言

三字集作好

盡言於亂國是

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

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將不

能

集作

為善人乎哉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顏騫

顏子名犯廟諱不書

二篇品藻

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

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

集作瞻也

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

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

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

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

以當言責導其謬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

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

集作廷

辯固未可也蕭望之

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患

集作惡

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

弼諧盡忠

集作忠信

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

無邪松栢所以後雕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

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

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右僕

射陳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剝恕

以及物善不近名集有通識二字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

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

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集作善勤

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

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居守李司空用于集作於艱琬以盡天涯雖

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

非辜既没不暝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

此謂故淮
海李司空

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春秋無賢臣論

孫 郈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一作忠康乂四方一作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

孝兩全

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

辜

川文粹
作傷

思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

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

不懼乃脩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斥之或貶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謂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駸駸而竒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正道取五霸猶
罪人

二賢論

管仲
晏嬰

楊 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
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
下蓋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
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
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

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
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
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彊有樂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
君當崔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
商其短獨立讒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
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
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
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篋而朱紘孰若豚肩不掩豆以

其三歸而反玷孰若一狐裘三十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臣道

樞密論一首 材之大小論一首

四維論一首 辯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三不欺先後論一首

近代節士論一首 舊臣論一首

謀議論一首 三惑論一首

誠節論一首

樞密

舊唐書

并作機 論序

徐彥伯

時公卿士庶

舊唐書作王公卿士

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

彥伯乃著論以誠於代其詞曰

書曰唯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

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

千里違之禮亦云

川文粹作曰

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

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

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

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

舊唐書作脩

其詰訓而服其糟粕

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

唐書作發

則物應

大類作樞機發

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

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

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

唐書作志之端也

身之文也既可以濟

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

於白圭殷

唐書作箕

子九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拮據瑕

玷詳點唐書作躁競審無恒以階亂將不容以致危利

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

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唐書作慮破金湯之

齋伐唐書禍亂之根用咕囁為雄辯唐書作用以號

呶唐書為令德至若梧宮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

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

園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

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川料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

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體

唐書

作吻挾邪

作蓋守之而不解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寒

唐書

作韓臯聚音龍也羣吠得死為幸何脩名之立乎雖復伯

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遺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

於季章曹瞞齧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

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

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

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

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謨

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審詰之言猶

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

樂焉作以龜鏡周

唐書作姬

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

唐書作曾

子

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

是謂德音諧

川文粹作諧

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

甘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

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懋績遠大

唐書作懋探大猷川粹作

茂績
遠世

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

唐書
作擇

其交以後談不趙趙

唐書作蹇趙
川粹作戚趙

於非黨不屏營

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翦其纍纍

唐書作
謀謀

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

保茲終吉

唐書作錫
茲純撮

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

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迺
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材之大小論

已見三百
六十三卷

李華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也集有然字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

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
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
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
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
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
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
文粹無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
而字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

言也

辯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

集作崇

視輔臣之

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

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

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

置名數之間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

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觀梁公之迹

章章如縣寓

集作寓川
文粹作萬

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

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
當宁而嘆曰得李靖為師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
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
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
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
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
戒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

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才能捍患
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
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
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
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
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萊公者
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
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

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
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
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
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
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
刑之不嗥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

馬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馬耿介
而一志雉也故士執馬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
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
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
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
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顧集作
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
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集作

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
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
訐當其分集作介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
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予
以執贄之道得其分集作介苟推分集作介明矣求刑罰之
僭濫得乎

三不欺先後論

呂 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

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
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
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
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偪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
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
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
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
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

位集作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

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

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集作而克脩

茂績身為醜作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

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

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

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

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誠不

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
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脩誠而棄
智誠未至而致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
起不若兼集作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刑明

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

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

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

集作而

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

集作而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

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文粹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

無薦引

集作寵

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

上書曰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

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

集本

作能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

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

之臣屢屬

集作屬

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

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感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羣邪犯衆怒為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績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由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與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

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集作二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為之矣何貴於名節者哉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咎繇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

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叅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為已乎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

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

蜀本作已

降居相位者皆覩面愧

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拮據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

集作可知

也

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

終有後咎晁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

誹所由生主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濶意中言高旨遠

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

是也謀既

集作議

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

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

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

即宋廣平之維私也

崔世叔名犯廟諱

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

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

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

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

集作思

意愈密

代公嘗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思慮必精遠則崔生

集無

甞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

術遠近用此道也

三惑論

王 啟

炙穀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為美也然三惑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德廢家業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過度也且阮籍劉伶陶潛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形骸耗蠹金帛怨雖不斂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豎貂疑作豹左雍巫即易牙也衛靈同斛浴

者三人內愛南子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者小
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橋之粟
培一作獲胎拾卵惟利是求盜璧攫金刑戮不懼而又必
厚於已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如
此必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斯之謂也苟專利矣則嘉
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矣近侍者傳也以

懷憾疎遠者聚謀釁待豈憾豈一發身首分離傳曰象
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
惑之甚其在茲乎昔漢高祖使隋何說黥布歸漢布既
謁漢王倨慢布悔來欲自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皇無異
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荊卿也子女玩好恣其所欲然後
渡易水不以為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荊軻雄傑
之士也猶以服饜聲色變以移志況今將帥士伍乃中
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

死節為貪鄙恠嗇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

我之性命詎可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

彼竭機功

疑作巧

則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

策賢能駕御英傑飾甘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欲其

盡赤誠竭計策其用飴蜜以誇賺嬰兒曾不知聰明之

士見其肝膽鏡其詐偽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詐國

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

刳印賢豪叛去曹公慢易天下鼎分是知三惑之中酒

者致疑之可矣色者放之可矣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疑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畀豺虎投畀有昊以謝乎衆矣

誠節論

矣穀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不顧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脇之故節義彰明顯於後世存無一作愧於英俊沒無一作果一作於神靈蕩蕩然偃於暗室之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為人傑乃有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之一體

客曰誠如是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疑杖節死
義可矣既不能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
生無耻之夫昔李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
子棄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為負義且臨患難履顛危雖
商賈小人屠沽賤品猶能相拯於窮蹙尚乃任情於依
託矧乎頂章甫冠拖縫掖衣口誦先聖之文胸懷德義
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
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昔如敬通不脩廉隅杜篤

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丁儀貪
婪而乞賄路粹哺啜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貞介之所
羞夫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
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懷則情同犬豕行比
豺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先生斯論不亦傷於嫉
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不篤若見惡不能去
則邪佞之人羣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去苟懷
誠節安得不嫉諂諛今公卿席客茂馮諛毛遂之忠誠

侯伯幙賓肆李園祖珽之欺詐或受賂賣主奉越以事
吳或首鼠兩端觀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遽蔭戚施
與夫誠節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廓論未
已容曰若乎先王之論誠亦富茂迺歛衽而退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政理

正名論一首

從道論一首

辯名政論一首

質無誠論一首

原仁論一首

治論一首

創守論一首

正名論

謝偃

有開文先生稟氣冲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
牘而不探加以體局凝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
顏丹而委蛇于時日暖朱遲風清紫陌長廊赫奕高閣
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千載釋凝滯於萬古於是席長
筵列髦俊散縹帙布青編簪纓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
司鎧大人戎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偃左挈戟右提
鞭穎汗蒙塵不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誚曰夫杖
者位之基噐者名之寶苟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

文明會昌御運舉宇宙以寵疑作籠物馳日月而燭幽忠

槩盈朝鵷鷺成列是以鳴玉曜蟬者耻方於周召披堅

執銳者羞比於韓彭至於採擇人倫招撫要言有美斯

達在器無假文武異容正一作止非位辯方朱紫無雜任能

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野絕遺賢方欲闡文儒

銷鋒及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場遊心乎文囿大啓

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寰內之琳球擢天下之杞

梓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遺迹正先賢之

紕紊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然後草封岱
之儀備射牛之皮疑今子齒既盡矣形又槁馬上不能
貢策獻竒析珪分祿下不能收視反聽養真存神以螢
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微潤而欲擬浸於
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佩弦荷箠坐甲操鋒
見長劍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點
汚我文門虧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慙乎大人於是
俯而慙仰而謝遂巡避席歛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

窮達命也物固有欲而不可棄此盖有力者走之豈在
吾之所筭也且夫苟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
所能則犬馬猶足効其力今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
乎先生曰噫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能易位余何簡焉

從道論

李翱

中材之人局

集作拘

於書而惑於衆而

集無而字

傳言違衆不

祥書云

集作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翱以為言出於內

集作口

則可守而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

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

集作然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誓言皆是耶

集作然而是之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

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

之視集作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集無此二字大道喪是

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

且夫天下啗啗集作啗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

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
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
中人以名從則捐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
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
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
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
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
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集無一
者字

伸而邪者

集無此字

百勝在上者言貴和不貴正在下者

言貴從而不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

集作十人

和一人和

集無此三字

一人訥則見在是矣

集無此四字

雖欲言

之羣而說之矣當是則見在是

集無此三字

和者人之喜默

者人之怨

集作怒

吾寧從道而懼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

斯以辯之

四字集作斯所謂辯

難易而較

集作權

是非也

集作矣或曰

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

三字集作必乎

曰未也君子怯於名

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

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
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
而不罹其害者盡集作在此而已矣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為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
數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
甚悅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
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為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

帝王之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推而論之且君道無
定名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
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
人足怯私鬪而勇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為
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書作有苗是
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
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脩寓政而蒐彼廬是
不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

而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為而成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曰昌捨時而就名者曰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

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
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
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
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若如
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子云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
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
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

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饑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質無誠論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派別姦稔雜紛不可救止

往往見強國質小國子弟天子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
之以為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
之時燕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
叛也顏風蕩蕩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
質質之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
以信矣而我要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
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
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况質

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昔有孝如曾參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恐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

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柰何秦漢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討之不服退加修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禍疑之失所則賈怨而生禍禦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浹於天下矣

原仁論

韋 籌

一作牛
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

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

其利善決其仁英華作人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

視生民以天下襁褓一作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

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

而仁英華作有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家一無家字

人也謂無微字湯有以仁殷有以人矣一作文王畏其利前

賢明湯英華作仁意故曰一無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

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治論

朱希濟

有國家者未嘗不思孜孜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無
曠位命不虛日多不至於治者何哉蓋不知重其本也
夫重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
下至庶人未有不瀆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
也故率公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致敬於粢盛也率嬪
御以親蠶於繭絮非獨致美於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

教化也下之人必曰王者后妃尚勤於耕桑奈何人哉
若天下之人皆相率以耕織為務則穀帛可指期而取
穀帛既賤人各足其所欲所欲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饑
不寒則時無怨嗟時無怨嗟則和氣充塞則焉有不豐
不稔之歲既庶且富然後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饑
寒而能致於仁義者雖淳朴之世君子之人幾希矣今
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
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

服劔器在馬職官之祿廩資馬吏人之求取往馬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耨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於硯确汗流汗背顛一作頤忽以霖霖日熾其背集作顛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為蠶也髮鬢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於塲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為繭也擇未盈筐

犬吠喧曉悍吏繞于居烹茗既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
常也若干歲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
我他日之役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貢之急憚其
恐脇之言無不強足其欲粟之熟也攜食未飽蠶之績
也家不及絲纓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
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為盜不為非不鬻不時之物不
犯及時之禁不受役於鄉豪不為汙詐之計以給其家
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為非未之有

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
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
王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捷急之辯者固獲用於諸侯
矣農人之家恒若疑作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
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闕禁之賦薄市井之不
擾我取積其疑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
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為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
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往曰避煩

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為
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
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
且四人之中其一為農亦以為鮮矣加之浮食之衆曷
可勝紀其大者而有四焉自京達於閩嶺豪右兼并之
家或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恃世疑以庇鄉里者多以其
子納於黃門俾為之時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
備左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官之盛不

下萬人出詔旨使於四方或恃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
千里伺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絕情於親愛抗禮於君
父不蠶不農受愚頑之施捨亦有積蓄寶貨爭名競利
出入乃權倖之門指揮愈僕隸之中庸夫者一也道德
之士反為謗議實可顯加甄別用永其道此為弊之深
者二也即有衣紫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遊僕
馬以溢於巷陌擣博擊毬以為之業自六軍遍于四方
或擊毬一入于門中天子喜悅拜為上將或都城會府

纒統繁多阿黨小人撓于王法其目儒者勢欲吞食竊
比仇讐曰我武也文武之事墜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
孤虛向背鐔鏑之所干戈之別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
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之制變攻守之難易進退之
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為武然用之為將欲寄國家之
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况復喜怒以刑人視人如草
芥嚴暴以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以至於敗亂
此為弊之深者三也復有製儒者之冠服習儒者之威

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之學多背毀於
冠蓋之士其誑不達我能是也又道不是者以勝謗之
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宦於州里其官也用刑唯嚴納
賄為能狡譎之行為長其行也愬佞媚之術輕折朋友
交結邪僻附近右左炫酒令之奧恃博奕之精諸侯遇
之曰奇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馬車服器用無所愛
焉或引之於賓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人必盡剗削
之能致聚散之力亦有薄通文藝尤飾狂妄升之於府

政可知也薦之於朝時可知也冠章甫處同行望之君子哉乃小人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胄之家而無之也負販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率是小人在位為法必苛為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蠹齊人此為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賦疑作於國害於農之大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為治世無民不可以為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治理之道與之為政先簡其事則疑

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今吏屬太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矣啗食之不足何從之疑事夫事簡吏者然後可以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斂驅彼浮食遊手之衆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帷幕不得用繒綵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於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夫如是

化之於道孰有不以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之日以為常欲不之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文公之言以王道為治不三年而化成立國之基斯為遠矣今復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遊惰廢不急之務可以丕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為

創守論

楊夔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
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
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
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
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更
修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烟塵晝
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
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圓勇於得而踈於失冒履鋒鏑涉

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
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
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
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
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
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
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俟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
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則幾希矣且創

業之主既得之後猶隳夙志以壞大業而况求既治之
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順從抑心
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
心是也總而論之瘠饑者易為食其創業乎醫者難為
藥其守文乎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六